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觀奏記 第三卷

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，制曰：「朝議郎、守尚書刑部郎中、柱國、賜緋魚袋唐技、將仕郎、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，（庭裕先父）早以科名，薦由台閣，聲猷素履，亦有可嘉。昨者，吏部以爾秉心精專，請委考覆，而臨事或乖於公當，物議遂至於沸騰，豈可尚列彌綸？是宜並分等符，善綏凋瘵，以補悔尤。技可虔州刺史，散官、勳封如故；裴可申州刺史，散官如故。」舍人杜德公之詞也。吏部侍郎，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，吏部郎中周敬復罰二月俸，監察御史馮顛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；考院所送博學宏詞科趙鉅等十人，並宜覆落，不在施行之限。初，裴諗兼上銓，主試宏、拔兩科。其年，爭名者眾，應宏詞選，前進士苗台符、楊岩、薛訢、李詢、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。諗寬豫仁厚，有賦題不密之說。前進士柳翰、京兆尹柳憲之子也。故事，宏詞科只三人，翰在選中。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，託詞人溫庭筠為之。翰既中選，其聲聒不止，事徹宸聽。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，言於執政曰：「某兩為考官，未試宏詞，先鎖考官，然後考文書。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，糊名考文書得佳者，考官乃公。當罪上銓為宜，考官不合坐。」宏詞趙鉅，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，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，丞相遂逐之，盡覆去。初，日官奏：「文星暗，科場當有事。」沈詢為禮部侍郎，聞而憂焉。至是，三科盡覆，日官之言方驗。

上自黨項叛擾，推其由，乃邊將貪暴，利其羊馬，多欺取之。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，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使，大理卿裴諗為涇原節度使。發日，臨軒戒勳，稟奉宸威，絕侵奪之貪。邊方帖息，烽燧不復告驚矣。

浙東觀察使，兼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噪逐，坐貶朗州刺史，馳驛赴任。訥性褊狃，遇軍士不以禮，人皆怨之，遂及於難。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，杖四十，流恭陵。自此，戎臣失律，監軍皆從坐。

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，內園使李敬寔衢路衝之，朗列奏。上詔敬寔面語，敬寔奏：「供奉官例不避。」上曰：「衛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，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！」剝紫綬，配南衙。

太常卿封於私第上事，御史臺彈奏，左遷國子祭酒。故事，太常卿上日，庭設九部樂，盡一時之盛。赦拜太常卿，欲便於親閱，遂就私第視事。法司舉奏，遂薄責焉。

上勵精理天下，一紀之內，欲臻昇平。自大中十二年後，藩鎮繼有叛亂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薰，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，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，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。上赫怒，命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左僕射、平章事崔鉉兼領宣、池、歙三州觀察使，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，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，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廣州節度使，以光祿卿章宙為江西觀察使，只取鄰道兵送赴任，凶渠如期授首，皆不勞師，斬定誅鋤，盡副聖旨。

李景讓為吏部尚書，抗疏言：「穆宗至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四廟當遷出。以穆宗是上兄弟，文宗以下是上猶子。陛下拜兄尚可，拜姪可乎？使陛下得親事七廟，宜重升代宗以下入廟，以正三昭三穆之序。」事下百官集議，不定而止。時人以上方衛穆宗，深謂景讓希旨，多不直其事。

劉臯為鹽州刺史，甚有威名。監軍使楊玄價誣奏臯謀叛，函首以進。闔朝公卿，面折庭爭，上重違百辟之言，始坐玄價專殺不辜之罪。

上晚歲酷好仙道。廣州監軍使吳德鄴離闕日病足，已蹢躅矣。三載，監廣師歸闕，足疾卻平。上詰之，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愁。上聞之，甘心焉，驛託軒轅集赴京師。既至，館於南亭院外庭，莫之面也。諫官恐害政，屢以為言。上曰：「軒轅道人，口不干世事，卿勿以為憂。」留歲餘，放歸，授朝奉大夫、廣州司馬；集堅不受。臨與上別，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，集曰：「五十年。」上聞之慰悅。及過密之歲，春秋五十。

李景讓、夏侯孜俱立朝，俱勵風操。景讓為御史大夫，視事之日，以侍御史孫玉汝、監察御史盧狷、王覲不稱職，請移他官。孜為右丞，以職方郎中裴誠、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，詎諧取容，誠改太子中允，瞻改鳳州刺史。

於延陵授建州刺史，中謝，上問之曰：「建去京師近遠？」延陵曰：「八千里。」上曰：「朕左右、前後皆建人也，郡極不惡。卿若為我廉潔奉公，綏緝凋瘵，長在我面前無異；或撓枉法度，遠人無聊，即朕三尺階前，便是萬里，卿知之否？」延陵悸懾失序，上撫而遣之。

越人仇甫聚眾為亂，攻陷剡縣、諸暨等縣，浙左騷然。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，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。式生擒仇甫以獻，斬於東市。

始選前進士於琮為婿，連拜秘書省校書郎、右拾遺，賜緋，左補闕，賜紫，尚永福公主，事忽中寢。丞相上審聖旨，上曰：「朕此女子，近因與之會食，對朕輒折匕箸，性情如此，恐不可為士大夫妻。」許琮別尚廣德公主，亦上次女也。

上委信宰輔，言發計從，就中於元輔示禮稍異。白敏中赴邠寧行營，上幸興福樓送之，自樓上投下朱書御札一副與敏中，言君臣注倚之分；崔鉉赴鎮淮南，幸通化樓送之，並賜詩四韻，以寵行邁。鉉刻其詩於宣化驛。

僧從晦住安國寺，道行高潔，兼工詩，以文章應制。上每擇劇韻令賦，亦多稱旨。晦積年供奉，望紫方袍之賜，以耀法門。上兩召至殿，上謂曰：「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，但師頭耳稍薄，恐不勝耳！」竟不賜，晦悒悒而終。

憲宗鼎成之夜，左軍中尉吐突承（下一字犯懿宗諱）實死其事。上即位，追感承死於忠義，連擢其子士（下字與今上御名同）至顯貴，為右軍中尉、開府儀同三司，恩禮始終不替焉。

畢誠本估客之子，連升甲乙科。杜棕為淮南節度使，置幕中，始落鹽籍。文學優瞻，遇事無滯，在翰林，上恩顧特異，許用為相。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，自邠寧連移鳳翔、昭義、北門三鎮，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。誠思有以結綯，在北門求得絕色，非人世所有，盛飾珠翠，專使獻綯。綯一見之心動，謂其子曰：「尤物必害人，畢太原於吾無分，今以是餌吾，將傾吾家族也！」一見返之。專人不敢將回，驛候誠意。誠又瀝血輸啟事於綯，綯終不納。乃命邸吏貨之。東頭監官李玄伯，上所狎昵者，以錢七十萬致於家，乃舍之正堂，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。踰月，盡得其歡心矣，乃進於上。上一見惑之，寵冠六宮。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，以市恩澤，致上瘡疾，皆玄伯之罪也。懿宗即位，玄伯與山人王岳、道士虞紫芝俱棄市。

大中十二年，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、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。時鄆王居十六宅，夔、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。數日，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，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。鄆王即位後，其事遂停。

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軍士，部下噪而逐之，投於嶺外。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，有政聲，特開延英殿召對，再命建節，往鎮一方，於是安帖。

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，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，當軸者擠之也。大中十三年三月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，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，假道河陽。上以薄紙手詔澳，曰：「密飭裝，秋當與卿相見。」戒居方曰：「過河陽以此賜澳，無令人知。」居方既至，密以宸翰授澳。上七月寢疾，八月晏駕，遂中寢。

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勸覆軍額。大中十二年，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，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。時蕭真為浙西觀察使，地與宣州接連，遂擢用武臣李瑒代真，特建鎮海軍節，鎮撫之，以張犄角之勢。兵罷後，謗者言瑒虛署官健名，廣占衣糧，沒入私家。上遂命戴往，按覆軍籍，無一卒虛額者。戴還條奏，謗者之言始不勝。

度支奏狀言「漬污」疋段誤寫「清污」，上一見覺之。樞密使、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也，添成「漬」字。及中書復入，上赫怒，勸添改奏者，罰責有差。

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，上御含元殿受朝，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，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，稱賀上前，聲容朗緩，舉朝服之。至十二年元日，含元受賀，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，復為百官首，含元殿廷宴遠，自樂懸南步至殿下，力已綿憊，稱賀之後，上尊號「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」，公權誤曰：「光武和孝。」御史彈出之，罰一季俸料。七十致仕，舊典也，公權不能克遵典禮，老而受辱，人多惜之。

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，博士李愨引故事，見執政，以禮院雖係太常寺，從來博士自專，事無關白者。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事，博士無參集之禮。今銖重罰禮生，有違典故。丞相以銖夙德，唯唯而已。銖曰：「吾老而不能退，一旦為後生所辱！」遂乞罷。

敕：「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，夙著雄名，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。放騷人於湘浦，移賈誼於長沙，尚有前席之期，未爽抽毫之思，可隨州隨縣尉。」舍人裴坦之詞也。庭筠字飛卿，彥博之裔孫也，詞賦詩篇冠絕一時，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「溫李」。連舉進士，竟不中第。至是，謫為九品吏。進士紀唐夫歎庭筠之冤，贈之詩曰：「鳳凰詔下雖沾命，鸚鵡才高卻累身。」人多諷誦。上明主也，而庭筠反以才廢。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，君子譏之。前一年，商隱以鹽鐵推官死。商隱字義山，文學宏博，牋表尤著於人間。自開成二年升進士第，至上十二年，竟不升於王庭，而庭筠亦恹恹不涉第者。豈以文學為極致，已斲於此，遂於祿位有所愛耶？不可得而問矣。

山南西道觀察使奏：「渠州犀牛見，差官押赴闕廷。」既至，上於便殿閱之，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。上慮傷物性命，便押赴本道，復放於渠州之野。

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，將幸華清宮，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。上謂宰臣曰：「華清宮是祖宗舊宮，又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。朕一紀在位，未嘗瞻拜，深覺缺儀。今排比皆是軍司，不勞州縣，卿宜勉諭諫官，勿更論列。」宰臣奉旨而退，召兩省官宣諭；俄而諫表再入。上謂宰臣曰：「諫官疏極懇切，且言：『自穆宗巡幸之後，列聖未嘗出宮。居安慮危，乞留聖慮。』朕聞此語，決不為華清宮之幸矣！宣召兩省官，說我此意。」

十二年七月十四日，三更三點追朝，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。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，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時中元休假，通事舍人無在館者。麻案既出，孜受麻畢，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，捧麻皆兩省胥吏。自此，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俟命。

上自不豫，宰輔侍臣無對見者。瘡甚，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，中使往返五日。復命召醫瘡方士、院生對於寢殿，院言可療。既出，不復召矣。大漸，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、馬公儒、宣徽南院使王居方，以夔王當璧為託。三內臣皆上素所厚者，泣而受命。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，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。歸長、公儒、居方患之，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，宣化門受命，將由右銀台門出焉。左軍副使丁元實謂宗實曰：「聖人不豫踰月，中尉止隔門起居，今日除改，未可辨也，請一面聖人而出。」宗實始悟，卻入。即諸門，已踵故事，添人守捉矣。丁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，上已晏駕，東首環泣。宗實叱居方等下，責以矯宣，皆捧足乞命。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，即位，是為懿宗。歸長、公儒、居方皆誅死，籍沒其家。